

台灣 當代散文精選 ①

(1945~1988)

許達然 主編



許達然 主編



台灣當代散文精選 ①

(一九四五—一九八八)

總編輯：郭 楓
編 委：鄭清文

李 喬 吳 晟
呂正惠
許達然

許達然 主編



台灣當代散文精選②

(一九四五—一九八八)

總編輯：郭 楓

編 委：鄭清文

李 喬

許達然

吳 晟

呂正惠



台灣當代散文精選①

(一九四五——一九八八)

150

總編輯：郭

主編：許

發行人：蔣

出版者：新

臺北縣新店郵政二〇一六五號信箱

郵撥帳號：一〇八一—二八—九

電話：

傳真：

排版：

印刷：

裝訂：

經銷：

(〇二)三〇三四一五〇

出版登記：局版台業第3276號

如有缺損請寄回更換

楓

然

強

社

版

學

文

學

出

版

有

限

公

司

廠

廠

廠

廠

廠

廠



台灣當代散文精選②

(一九四五——一九八八) 定價：一五〇元

總編輯：郭

主編：許達然

發行人：蔣光強

出版者：新地文學出版社

臺北縣新店郵政一〇一六五號信箱

郵撥帳號：一〇八一—二八一九

電話：(〇二)六六六六三二二

傳真：(〇二)六六六六二四四

排版：淵明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：長青印刷廠

裝訂：蝶興裝訂廠

經銷：吳氏圖書公司

(〇二)三〇三四一五〇

出版登記：局版台業第3276號

如有缺損請寄回更換

站在親愛的土地上

——序《台灣當代文學精選》

一

許多正常的行為被批評為怪異，不正常的卻被認為理所當然；許多永恆的事物被譏諷為落伍，暫時投機的被誇讚為超越時代；許多真誠的人被嘲弄為拙劣癡愚，虛偽巧詐的被加上輝煌的榮銜。這些顛倒錯亂的景象，在歷史上混亂的時代，固然也所在多有，但從無今日臺灣出現之集中、之極端、之漫無邊際！

這些顛倒錯亂的景象，充斥在臺灣社會的各行業和各角落，也具體地反映在臺灣的文化層面和文學生態上。

臺灣的文化是怎樣的文化？一言以蔽之，臺灣沒有自己的文化。四十年來，臺灣在依附政治和依附經濟的操作下，臺灣文化也全面地成為依附美國和日本的文化，從許多文化界領導人物的意識和言行，到市井小民物質層面的流行趨向，都不折不扣地表現出美國和日本文化的原貌。我們無須詫異臺灣文化怎麼落到如此地步？當各領域的統治階層人物，大量地歸化了美國或日本等

外國籍，他們的家族和財富都轉移到信誓效忠的異域，臺灣整個環境如何被輕忽？臺灣文化是如何的文化？是可想而知了。

臺灣的文學是怎樣的文學？在整個文化成為依附文化的大背景之下，臺灣這四十年來的文學，整體的情況也是美日的附庸文學。在附庸文學的籠罩下，也有些不甘同流的人，總想要抗拒庸俗，堅守本土文學的理想，卻宛如空谷足音，難以激盪成廣大的迴響。

四十年來的臺灣文學，讓人感慨的是，最容易的就是做一個作家，最艱難的也是做一個作家。

二

臺灣最容易的就是做一個作家。

絕對掌握大眾傳播工具，絕對掌握文化出版機構，這是一切專制政權統治人民的共同手段。四十年來臺灣的作法是為了遂行其徹底的依附政策。因此，臺灣的文學，在大眾傳播媒體和文化出版機構的聯合導引下，朝向非土地非人民的方向展開。臺灣的作家，在教育和訓練機關的培養下，調教出龐大的筆隊伍，安置在各種官方與半官方的文化事業中，擔任執行政策的文學幹部。有些人輒專事撿拾西方文學的餘唾，提掖雅痞痞流亞的文學青年，推廣庸俗的輕薄文學。長期以來，臺灣的作家之多，猶勝過江之鯽，其中條件特殊者，便運用龐大的傳播媒體，大量宣傳，密集曝光，以商業方式以強力推廣，製造可供使用的文學明星。

如此而來的作家族群，在思想水平上，大多數停留在原來所受的教育層次。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寫作路線，縱有種種的分歧，也只是在形式的層面上有所差別；歸根究柢，都是要維護其集體的和個人的既得利益，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同樣是傳統貴族的後裔。所以，四十年來的臺灣文壇，除了早期的反共文藝、戰鬥文學之外，有大力移植西方文學的流派；有專事閒適、情慾、夢幻……等所謂輕文學的群落，有高談破除國際，走向宇宙的狂想者；有遁入神的世界或禪的玄虛的空幻人物；等而下之，更有以搬弄名詞和造作字句為奇巧的；這些形形色色的現象，充分顯示出作家們缺乏理想，故乃符合臺灣社會依附文化的需求，愈是脫離現實的東西，愈能掀起流行的狂熱。

置身於如此文學氛圍中，要做一個有良心的獨立作家，便異乎尋常的艱難了！他必須面對三種困境，第一是政治的困境：除了要繼續承擔統治當局的壓力之外，近年隨著政治上反對力量的興起而形成文學上壁壘分明，讓獨立作家面臨另一種干擾。第二是現實的困境：在臺灣社會急遽物化的形勢下，一切事物的標準都建築在錢上，所謂作家已逐漸與流行歌手同其格調，所謂作品已瀕於可口可樂棒棒糖同其品味，一切趨向庸俗，獨立作家面臨了與整個社會對立的情況。第三是內心的困境：當純正的作品遭到排斥，理想主義受人揶揄，面對著寂天寞地，獨立的作家便須接受內心掙扎的嚴酷試鍊。

一個有良心的獨立作家，他必須排除外加的困擾，征服內心的徬徨，曠達而堅毅地，站在親愛的土地上，舉起他的筆來。

三

站在親愛的土地上。

是的，一個有良心的獨立作家，必然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作家，土地便是他創作的根源，所有的思想和感情，都從土地滋生。

一切偉大的作品，都包含不可或缺的素質：藝術、思想、感情。藝術是天賦和努力造成的。思想由何而來？由於對歷史的認識。感情由何而來？由於對人民的關愛。歷史和人民，都從土地滋生。

作家要能認識歷史。從不同的歷史資料中，正確地了解近代歷史的真相，明白民族遭受的侵略與苦難，從中吸取教訓和指引，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念。一個作家，如果缺少歷史識見，對現實問題不能探究其歷史根源，他寫作的東西，不是粉飾現實就是脫離現實，不是詛咒民族就是醜化民族，作品中看不到恢宏的氣度和深厚的思想。只是美化自己，唱著不負責任的高調而已。

作家要能關愛人民。誰都知道，世界上偉大的藝術家，都是充滿愛心的人道主義者。也許每個作家都會說他的寫作具備了愛，如果追問他愛什麼？怎樣愛？答案就有所不同，假設所愛的是一个政權、一個集團、一個人，為其私利而維護辯飾，這是自私和貪婪的行為，何有於愛？作家要能有民胞物與的心胸，悲憫人群的大愛；以博愛的情懷寫作人間的悲歡，這樣的作品，才有可能煥發永恆的光彩。

有人說，作家是藝術家，只須創造藝術之美，不必對誰負責，不必有任何使命。不錯，我們也認為作品如缺少藝術之美，根本不成其為文學；我們更主張作家不可成為政治的附庸，尤其在遭受那些領袖或導師的專制毒害之後，作家再也不能感染政治的狂熱病；可是，我們認為，作家對社會和人群不能冷漠，作家，吃的糧食用的器物都是大眾生產的，豈能甩開大眾？作家應該以熾烈的愛，擁抱人群。

站在親愛的土地上，以透視歷史的智慧和關懷人群的大愛，寫作反映時代的篇章。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家，為人間張揚正義；我們需要這樣的文學，為民族譜下史詩。

四

站在親愛的土地上。

這也是我們刊印《臺灣當代文學精選》的編輯方向。

特別把「臺灣」冠在書名最前面，就是要彰顯臺灣，彰顯臺灣這塊親愛的土地和廣大勤勞耐苦的人民。我們不喜歡參與政治，不會為任何集團幫閒；我們只願意為臺灣的土地和人民工作。幾十年來，坊間的大系和選集多矣，觀其內容，有多少作家關愛臺灣？有多少文章描述臺灣？這是值得省思的問題。

《臺灣當代文學精選》所收錄的作品，都是關於臺灣人、臺灣事、臺灣景物的作品。我們截取一九四九到一九八八這四十年作為一個斷代，因為這四十年是所謂「強人政治」的時代，現

在，強人消逝，民主萌生，我們希望藉這套選集得以略窺那個消逝時代的面貌。當然，僅憑這些作品來反映那令人驚駭迷惘的時代是不夠的！因為當時嚴厲的高壓和禁忌，使作家對作品題材必須多方規避，寫作之際又要自我小心設限，以致更真實更深刻的東西不能寫，創作的內容便淺化和窄化起來。此外，在這套選集中，也收錄一些與我們文學理念不同的作家作品，我們願意把這些作品公平地展示出來。

近半個世紀，臺灣，這塊土地上，發生了太多應該謳歌、應該憤慨、應該悲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由於創作的限制和時間的切近，迄未完整地寫出來。也可以說，臺灣文學的偉大作品，仍未產生。

我們期待，隨著新時代的來臨，有良心而獨立的作家，能夠以偉大的人格和愛心，舉起筆，潛心創作出臺灣不朽的作品。

我們期待，臺灣所有的作家和作品，都能超越自我、關愛人群、勇敢而莊嚴地，站在親愛的土地上。



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

散文台灣 台灣散文

——台灣當代散文精選序

許達然

不是詩、小說、戲劇的都被歸入散文。這本書選自四十多年來在臺灣發表的散文。希望有詩的境界、小說的情節、戲劇的悲喜、與議論的推理。

散文大抵比詩用語直接，比小說敘述坦率，比戲劇不拘形式。直接坦率不拘形式最怕碰到政治。

政治還沒有糾葛臺灣時，原住民就創作了，以豐富的想像編造渾沌美麗的神話傳說。後來漢人航渡島上，聽不懂原住民的文學，用文言文吟哦兩三百年孤島心情，寫下殖民見聞。後來聽說一八九五年清廷把臺灣送給日本人，有些人搬回大陸。但居民大多數住下來。他們用中文和日文創作寫實的小說，抗議的詩，還清清楚楚把反殖民地的政治理念表達在講理的散文裡。

一九四五年臺灣從使用日文的統治者被交給使用中文的統治者。臺灣人住在熟悉的鄉土，卻又活在陌生的文字環境，除了少數中文純熟的，像朱點人、郭秋生、廖漢臣、吳濁流、葉榮鍾、洪炎秋、蘇薌雨、李萬居、張深切、蘇維熊、吳坤煌、楊雲萍、黃得時、蔡德音、鍾理和外，雖

然用歷史悠久的閩南話和客家話念中文文言文，但聽不懂以北京話為準的中文。臺灣人開始學習中文。然而學不到兩年，二二八事變發生，不少作者與讀者被屠殺，被監禁，被流放，活著的看得很清楚，卻仍讀不懂。臺灣人漸漸讀懂中文時，國民政府還沒撤到臺灣，就已在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宣佈戒嚴。許多書不准讀，許多人敢想卻寫不出來。

戒嚴三十八年，不肯代表人民的非法的法統在政治上與意識上凌駕臺灣，從四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文學上，不能代表人民的作品搶了風騷。戒嚴把文學拆成在朝的製作、攀附在朝的拼湊，與在野的創作。在野的忍得住寂寞，默默創作，希望寫些像樣的散文。

散文，大家都以為會寫，在臺灣也就繁多了。這選集姑且把散文分做：抒情記事（輸出自己的心情，輸入別人的感受，記下個人情事，寫上人間事情）、隨筆小品（筆隨意品小的，上下古今，東拉西扯成有意思的東西）、和雜文論述（雜爲了文，論要情理）。

從一九四五到五十年代後期，臺灣的散文作家幾乎都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一些年後來臺灣的，隨筆小品有許壽裳、梁實秋、臺靜農、錢歌川、何容、鳳兮、趙友培、孫如陵、馬各、朱介凡、吳魯芹、梁容若、劉心皇、蕭繼宗、童世璋、茹茵等。抒情記事有張秀亞、謝冰瑩、蘇雪林、何欣、鍾梅音、艾雯、王文漪、琦君、羅蘭、王琰如、王聿均、宣建人、徐鍾珮、王書川、王鼎鈞、王怡之、張雪茵、邱七七、歸人、郭楓、畢璞、心蕊、許希哲等。雜文有韓燭、何凡等。在這段時期，作者活在統治者的諾言裡，不願吶喊口號的，就懷流離的過去，念遙遠的故鄉，抓不住倥傯的現在，充滿苦悶。而抗議的散文也像政治上的反對力量，稀疏薄弱。

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，一些在一九四〇年前後出生的作者，駕馭了中文，發表抒情記事的散文，作者除了編入這文集的外，還有白浪萍、梅濟民、吳怡、陳克環、李藍、曹又方、王尚義、趙雲、謝霜天、丘秀芷、亮軒、莊因、馮輝岳、簡宛、奚淞、殷穎等。大陸來臺灣的作家，詩人張拓蕪（沈甸）、余光中、與胡品清，小說家聶華苓、隱地、司馬中原、邵儻、與彭歌，以及蕭白、何欣等也發表抒情記事及隨筆小品。柏楊、方以直（王鼎鈞）、言曦、李敖等建立雜文評論的風格。雜文作家筆端指向社會、文化、大題小作諷刺，小題大作幽默。而抒情記事，不管老少，描寫的多半是偏狹的生活，緊鎖房間，把桌子當做世界，連標點都嘆息。有些散文排列辭藻，組合夢囈。有些散文穿戴斑斕，內容蒼白。那時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搬到臺灣，不少作者雖生長島上，卻恍惚在生活的美學裡流浪。他們要從對存在意義的尋求，肯定文學意義的存在，卻在自己的凝視裡迷失了。

政治不肯改，社會與經濟先變了。六十年代後期，利用臺灣努力起飛的經濟落下來改變臺灣人文景觀。農村開始萎縮，都市開始膨脹，環境開始污染。進入七十年代，有權就霸的繼續控制一切，用各種方法軟化身體，硬化頭腦，使政客容易掌權，資本家容易操縱。什麼都商業化了，人格物化，文化庸俗化。臺灣社會變成一首大家閒唱的流行歌。散文作者有些繼續供應歌詞，有些不再放大自己，而正視人群，反映經濟的變遷，批評骯髒的浮華。描寫有景無境，有色無情，有戀無愛的島。一九五〇年前後出生的作者，在七十年代崛起，他們約佔這選集的三分之一。其他散文作者包括詩人羅青、林南（黃樹根）、王灝、陳寧貴、陳義芝，以及方瑜、林貴真、若

默、傅孝先、陳幸惠、高大鵬、吳鳴、龍應台、林清玄等，在七十年代雜文大增，代表作家包括尉天聰、顏元叔、劉紹銘、趙滋蕃、郭楓、張健、楊子、陳冷、夏元瑜、丹扉等，文章觸及島上各方面，探討社會經濟的變遷，肯定文學的社會內容。

八十年代臺灣社會結構劇變。農人人口減少，在六十年代中期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減為百分之十七，相對的，勞工人口增到百分之三十八，中產階級人口佔百分之三十六（自以為中產階級的據說有百分之五十六）。雖然臺灣社會已污得不能再染了，有些作者仍用自私的顏色去塗。但希望政治民主，人間安寧的作家，抒發人民的聲音，批判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權霸。寫下從前想不到與不敢想的，正是一九八〇年代散文的可愛處。對臺灣本土的欣賞與生態環境的關懷成了八十年代散文的主題。作者擔憂文化的臺灣埋沒和自然的臺灣消失。寫下許多有關臺灣土地人情的散文。在工業化的環境，他們為樹嘆息，和溪哽咽；描繪的不再是釘死的蝴蝶，而是要飛翔的美麗。他們的動物都有名字，每個名字都記著他們的關懷。然而寫勞工的散文仍稀少。被壓得透不過氣的人仍衆多，只是中產階級作家看不到，不願讀，或寫不出而已。

寫出的散文，在語言的運作上，大抵有三種。第一種把文章當作寫出來的日常話語，平鋪直敘，彷彿連修飾也多餘，是寫給人用口念的。第二種文白夾雜，穿插成語，感慨時請古人作證，抄襲悲傷，是寫給人用眼看的。第三種錘鍊文字，凝聚意象，交融詩情，創造意境，是寫給人心讀的。

臺灣的散文語言自七十年代以來一方面有注入臺灣話的特色，另一方面有詩化的趨勢。臺灣

話，有些雅得可愛，如「失禮」（對不起）、「牽手」（原住民語：妻子）、「出閣」（嫁，《紅樓夢》也用的）；有些俗得可親，如「無影」、「出頭天」、「送作堆」（把原不相識或不相愛的人弄在一起）、「乞食趕廟公」（喧賓奪主），活潑了語言。而詩化的語句，像「把失落在空中的語句捕捉回來」（王鼎鈞「夜行」），「紅葉已燦爛成一片雲霞」（郭楓「生命的一抹」），「孤獨把自己囚禁起來」（苦苓「島之三章」），豐富了意象，濃郁了情韻，加深文學的美感。

不管選擇那種語言表達，散文題材無限，妙在散，有著外延的結構，美在文，有著內涵的意義。按內容，這選集包括：

自然，人都愛看愛聽愛寫的。近年來，公路侵入自然，坐在車上就可看見疾駛的自然，但真正住在自然裡的卻很少。陳天嵐是較早寫臺灣山林的一位，他的「楓林渡」描述自然工作生活的情景。王鼎鈞的「自然」充滿象徵，交融大地母親與天真童年。大地自然。繁殖鳥獸昆蟲，自然長著樹流著水，「到了一定的時候，稻子收割完了，稻田裡注滿了水，白雲，飛鳥以及山的影子都落進田裡」。他到野外去尋覓，芳鄰在家等候，交換自然的故事。王鼎鈞的另一文「那樹」是「世襲的土著」，「即使是神話作家也不曾說森林逃亡」。生機煥發，忍得住風雨，給鳥給人歇息，最後卻被人鋸了，自然憾人。張秀亞的「竹」——以情入物，竹葉像綠鳥，啣著春天；竹幹像玉簫，吹著音樂。她過著竹邊不俗的生活。臺灣山水在艾雯的「綠水三千」季薇的「野柳無柳」與「橫貫探幽」有澎湃的雄壯，也有蜿蜒的嫵媚。阿盛的「春秋麻黃」，在他苦澀的幽默裡，

樹的堅強性格烘托人的災難。愚庵的「菩提與蝴蝶」、粟耘的「默石與鮮花」、和蔣勳的「鳳凰木」，情景交融，寓意幽深。簡媜的「夏之絕句」描繪夏季綺麗圖畫。然而自然受傷多年了，所以有羊子喬的「溪唱」輓歌，與陳煌的「人鳥之間·冬春篇」生態散文。以前的自然散文讚美自然，八十年代的臺灣自然散文要挽救自然。楊渡的「西海岸」敘述自然如何被破壞，然後被殘害的自然又如何反撲痛苦，增加社會成本。七十年代以來臺灣也流行報導文學，但多半是報導不算文學。詩人楊渡寫的是既報導又批判而富啟發的散文。

最自然的人情該是親情、愛情、友情和鄉情了。在流離的年代，鄉情散文特別豐富，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訴說過鄉情。尉天驄的「迴游族」，文短情長，總結了永恆的鄉情，扣人心弦。母愛散文代表作有張拓蕪的「紡車」。「古老、堅固時時發出怨苦呻吟的」紡車是母親的陪嫁，淒切紡車聲裡「默默無言，逆來順受」的母親，為兒女的衣服紡綿紡麻，自己卻從沒穿過像樣的衣裳。張拓蕪清秀的文筆塑造了母親完美的形象。張秀亞細膩發揮了「父與女」之情。鍾鐵民的「父親·我們」想念身體雖孱弱意志卻堅強的父親對文藝的執著與家庭的窘困。蔡文章的「哺乳」曾是普遍的親情情景。寫友情的有陳永興的「他和我」與羊子喬的「海邊詩人」，不但描寫真摯的友誼，也刻劃了朋友的性格。在許多寫愛情的散文中，我們聽到劉靜娟「響自小徑那頭」的音樂，溫馨諧和。

對佈滿衝突的人生認真思考就有耐人尋味的自白散文。楊逵的「墾園記」簡潔提示寫作的動力。王鼎鈞的散文常以景抒情，就情述理。他闡述夾在自然和人為世界的生命「明滅」，「夜